

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：作者是不是要拿自己的人生故事來換？

讀胡慕情的新書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，我一直想起楚門·柯波帝的《冷血》，以及菲利浦·西摩·霍夫曼主演的《柯波帝：冷血告白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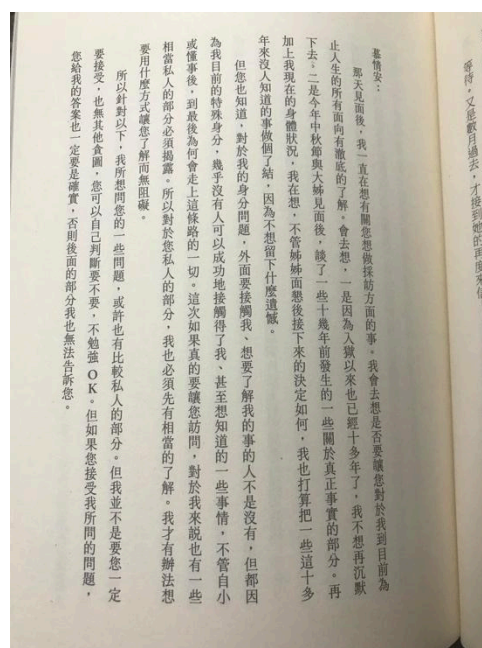
兩本書很像也很不像。

像的部分在於題材與對象，作者同樣訪談兇案行為人，想要理解犯罪的動機與背景；不像的部分在於兩位作者怎樣進行訪談，怎樣讓對方打開心房。

《柯波帝：冷血告白》這部電影相當程度認為柯波帝以搞曖昧的方式利用了訪談對象。不過如果只有這樣電影就無聊了，這部電影好看的地方在於，柯波帝對訪談對象其實存在感情，利用、共感與愛慕的情緒在他心中拉扯，選擇背叛後最後只能逃避。

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則來自於受訪者的直白要求——你要我交代人生故事，那你是不是要拿自己的人生故事來跟我交換？（看到這裡，我想十個讀者裡有九個會認為訪談對象是個心機深沈的蛇蠍女。）

在閱讀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之前，我其實沒認真想過，作為讀者，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夠安坐在桌前讀到一個精彩的故事，或是一本深刻的書。作者為了要給讀者這樣的作品，除了時間之外，還需要付出什麼。



付出了，就能夠回收嗎？訪談竟然像是博弈。

雖然不像先前的作品一樣，給讀者關於犯罪事件的不同視角，這本書一樣有自己的深度，所帶來的，是關於訪談這件事，原來不是那樣的理所當然。